

大众时评

究竟该由谁主导食品安全标准制订

□ 吴杭民

“内部待议稿上显示,巴氏奶标准初稿的起草单位是蒙牛乳业集团,生鲜乳标准由伊利集团起草,酸奶标准则由光明集团起草。”——曾寿熹,中国奶业协会乳品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先后四次参加相关乳品标准制订的讨论会;“我至今也没有明白,反复讨论形成的送审稿,其中一些关键性标准,最后为什么会被推翻?”——魏荣禄,西部乳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先后三次参加相关乳品标准制订的讨论会;“我现在没什么可说的了。”“说了有什么用?”——多名曾经参与标准制订讨论会的奶业专家。

却是无情地剥夺了。从过去的经验看,类似强制农民行为,一般都挥发着政绩的酸味。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政绩行为,在初衷上都想损害农民的利益,但不管如何,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应该是一道行政底线。就现代化农业生产来说,单个农民的自主经营确实容易受到市场的波动,容易错失市场机遇,强调“放活”,强调政府尊重农民自主权,并不是说政府就不可以指导农民进行结构调整,这里关键是尊重农民的意愿。如果当地政府经过认真调研,确实发现本地土壤、气候适合苹果生长,而且市场行情长期看涨,那则可能通过完备的技术服务、市场配套、行业指导、大户培植,让农民看到甜头,心有想头,前有奔头,自主地作出经营选择。

国家级食品安全标准的制订,攸关百姓健康。却不想,新闻报道为我们撕开了这神秘的面纱——原来,食品安全标准的制订,貌似庄重而神圣,竟然是这样由企业来起草的!就在前几天,有报道说,近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发布屡遭质疑,公众担心为照顾企业利益而降低安全要求。大企业是否“绑架”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卫生部专家对此作出否定回答。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刘秀梅说:制定食品的安全标准,一定要有监管部门、科研机构,和行业的专家共同参与。不能把企业参与、提出意见,就认为是被企业“绑架”。话似乎有几分道理,但在国家级食品安全标准的制订过程中,更应该倾听的是消费者的声音,更应该坚持的是国际上通行的准则,而不是让企业的意志和声音占据“大头”。

我们或许难以统计现在究竟有多少食品安全标准,但如果都像乳品新国标那样制订,捍卫消费者健康、保障行业质量,又体现在哪里?以消费者的健康为根本出发点,也许早就变成以企业的意志为根本出发点。究竟该由谁主导食品安全标准的制订?这其实是一个毋须过多探讨的话题,因为,这个答案一直应该是无比清晰无比坚定的。如果在制定食品安全标准过程中掺杂了企业的“意志”,受到了利益集团的主导,如此食品安全标准,又有多少可信性?如何在制订食品国标时,拒绝企业的意志而服从于消费者的利益,这需要我们通盘考虑。

“推掉麦苗种苹果”是双重缺失

11月中旬,甘肃庆阳宁县米桥乡农民在农田内种植的小麦被乡里派人推倒,并被要求种苹果树。米桥乡乡长称,对于种植苹果树的村民,每亩给予200元的补贴。但大多数村民称未拿到这笔补贴,因不懂技术,种下的苹果成活率低,农民得自己想方设法解决自家口粮问题。(11月28日《京华时报》) 事件中,农民一直没拿到政府承诺的200元补贴,是一种政府公信力缺失;种下的苹果成活率低,是一种大胆快上延伸出的盲目决策;占用基本农田种果树,是一种无知者无畏式的行政违规……这些都是看点,都需要注意,但个人觉得,更值得关注的还是农民被强制要求“推掉麦苗种苹果”,其中,折射出的是农民自主权的失去。

却在不经意间剥夺了。从过去的经验看,类似强制农民行为,一般都挥发着政绩的酸味。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政绩行为,在初衷上都想损害农民的利益,但不管如何,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应该是一道行政底线。就现代化农业生产来说,单个农民的自主经营确实容易受到市场的波动,容易错失市场机遇,强调“放活”,强调政府尊重农民自主权,并不是说政府就不可以指导农民进行结构调整,这里关键是尊重农民的意愿。如果当地政府经过认真调研,确实发现本地土壤、气候适合苹果生长,而且市场行情长期看涨,那则可能通过完备的技术服务、市场配套、行业指导、大户培植,让农民看到甜头,心有想头,前有奔头,自主地作出经营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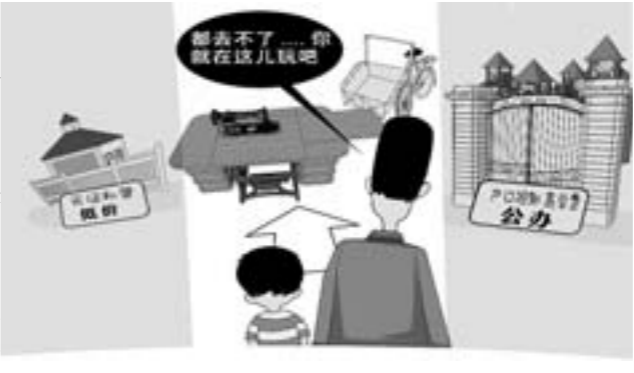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有一群孩子,目前只能临时寄养在别人家里或在父母工作的岗位——缝纫机上、洗衣房里、收废品的三轮车上度过他们的童年,这些来京务工人员子女,因价格低的无证私营幼儿园被关停,因高昂的赞助费及户口的限制止步在公办幼儿园的门前。(11月27日《新京报》) 本该在幼儿园里玩滑梯、唱歌、画画、写字……但孩子们却得不到或失去了这些幸福快乐的权利,只能无奈地在危险的缝纫机上、嘈杂的商铺、风吹日晒的三轮车上或电视机前安放他们的童年,或茫然或孤独或惶恐地虚度着时光,他们所处的环境与年龄很不相称,令人担忧。

“推掉麦苗种苹果”是双重缺失,又谈什么村民自治等其他权利的实现?甘肃庆阳宁县米桥乡强令农民“推掉麦苗种苹果”,是一种双重缺失,既说明了当地政府不懂市场规律,又说明当地政府不尊重农民权利。

画里有话

谁来减少“缝纫机上的童年”?

□ 李英锋



漫画/李晓宜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有一群孩子,目前只能临时寄养在别人家里或在父母工作的岗位——缝纫机上、洗衣房里、收废品的三轮车上度过他们的童年,这些来京务工人员子女,因价格低的无证私营幼儿园被关停,因高昂的赞助费及户口的限制止步在公办幼儿园的门前。(11月27日《新京报》) 本该在幼儿园里玩滑梯、唱歌、画画、写字……但孩子们却得不到或失去了这些幸福快乐的权利,只能无奈地在危险的缝纫机上、嘈杂的商铺、风吹日晒的三轮车上或电视机前安放他们的童年,或茫然或孤独或惶恐地虚度着时光,他们所处的环境与年龄很不相称,令人担忧。

在正规幼儿园的接收能力能够满足幼儿入学入托需求后,再循序关停“黑园”等等。但显然,北京大兴区没有重视这些建议。城市外来人员子女入托、入学,在不少地方都是一个社会问题。当有一种不太规范的幼儿教育资源为外来儿童提供服务,有关部门出于规范目的全面取缔这种资源,但一段时间之内又提供不出足够的规范资源,那么,这种做法是不是过于简单粗暴? “缝纫机上的童年”对于城市强力取缔“黑园”的行动是一种警示。其实,无证幼儿园替政府分担着责任,取缔无证幼儿园需要循序渐进,在不能全面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之前,有关方面不妨正视现实,宽容一点,通过优化配置、规范升级、加强监管等方式合理利用无证幼儿园的资源。

章丘大葱搭车“神八”太空育种

未来3-5年内,有望选育出航天大葱品种

“神八”于11月17日返回地面,21日返回舱开舱后,公证部门已公证,现在正在等候领回大葱种子的通知。”11月25日,李钢告诉记者,“这次搭载‘神八’的葱种共50克,10000多粒。领回后将进行冷藏处理至播种,明年2月底,将选择优良地块进行育种试验。”

力居全省第一,大机械与小地块的矛盾日益突出。由于传统种植模式地块小而分散,加之一家一户的种植模式,无法统一作物品种和统一实施农业技术措施,造成了大型农业机械空运转多、成本高,闲置时间长,农业标准化和机械化遇到瓶颈。示范区的创建,有效破解了这一矛盾。

把住了良种农资关 11月16日,记者冒雨来到高集镇示范区,成方连片的麦苗绿油油的,长势明显好于非示范区的麦苗。

药化肥实行平价供给,中邮物流公司从厂家直接配货到村,没有任何中转环节,确保质量。这种模式,从根本上遏制假冒农资流向农村,平均每亩节约成本64.7元。

章丘大葱栽培历史悠久,以株高白长、脆嫩味美、营养丰富而驰名中外,素有“葱中之王”的美誉,并顺利通过了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2009年,“章丘大葱”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是山东省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地理标志产品。目前,章丘大葱种植面积15万亩,年产鲜葱50万吨左右,品牌价值已达24.76亿元。

为更好地繁育良种大葱,2010年初,当得知“神八”可搭载生物材料进行太空育种时,一个大胆的念头在章丘人脑海中产生:能否把章丘大葱送上太空做实验?敢想敢干的章丘人迅速在第一时间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取得了联系,力争把章丘大葱送上天。对章丘大葱,“神八”的科研人员早有耳闻,但因担心葱种会像大葱一样有辛辣刺激性气味,影响到“神八”的其他试验,从而没有把大葱列入航天名单之内。

东阿两万亩示范区增产粮食239.1万公斤—— 农业规模化经营潜力初显 公斤。这一做法正在全省范围内推广。

能否做到“可持续” “农业发展的难点是受制于传统生产、经营模式的限制,农民生产效率低,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差。邮政部门利用自身的优势,探索规模化生产经营模式和专业化服务组织形式,同时创建农业机械和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新机制,促进农业生产向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值得推广。”聊城市副市长赵庆忠说。



张环泽 宋滨 报道

滕州实施远程教育“千村在线”工程

今年以来,滕州市委组织部实施远程教育“千村在线”工程,依托滕州党建网,为全市各村居建立网站,构建了党员教育新课堂,打造了推介农产品销售新平台。11月24日,级索镇前牛集村党员正在本村网站发布蔬菜销售信息。

“爱心大白菜”送进敬老院

临邑县临盘街道办事处东张北村村支书张法国,出资5000余元购买了14吨大白菜,分别赠送给该县临南镇、邢何街道办事处、德平镇、临盘街道办事处等四所敬老院,让五保老人免费吃上了新鲜蔬菜。

生态猪“拱”出大市场

临邑县临盘街道办事处东张北村村支书张法国,出资5000余元购买了14吨大白菜,分别赠送给该县临南镇、邢何街道办事处、德平镇、临盘街道办事处等四所敬老院,让五保老人免费吃上了新鲜蔬菜。